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溢

我猜想邱师傅天天忙于送水,无暇跟人说话。所以,他太想说话了,他应该有很强的倾诉欲,因此他在小时也不放弃说话的机会。“我小便好了,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洗耳恭听。”我直截了当地说,医生查出你爸爸肺部有肿瘤,快带你爸爸去医院治疗。“我爸爸?我没有爸爸啊。”瞎说,你怎么没有爸爸呢,爬行老人不是你爸爸吗?“我真的没有爸爸,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妈说的。很多年前,我还小,刚上一年级。他在码头上抬杠棒,就是搬运货物的码头工。有一天,有远方驶来一条货船,行船的是一个妖媚的女人。他卸完船上的货,就跟着那个妖媚的女人跑了。妈妈领着我天天到码头上等他回来,有人对我妈说,别等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妈妈还是带我天天到码头上等。等不到他,我就不停哭,我说我要爸爸。妈妈就是在这时跟我说那句话的,妈妈说,你再也没有爸爸了。没有了顶梁柱,好端端的一个家就塌了。为了再把这个塌了的家顶起来,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甚至还做过淘粪工,妈妈用吃尽辛苦挣来的钱养活我和爷爷奶奶。有天上午,我回家拿东西,那时我已经上三年级了。我记得我是回家拿红领巾的。那天,妈妈一早就出去了,忘了给我系红领巾,所以我没系红领巾就上学去了,老师让我回家拿。我到家时,家里没人,爷爷奶奶出去买菜了,妈妈也没回来。就在那天黄昏,妈妈从码头上跳了河。那个码头是那个妖媚的女人的船停泊过的码头,他也是从那个码头上跳上了那个妖媚女人的船。很多人对我说,你妈去找你爸了。我以前没有爸爸,现在又没有了妈妈,你无法想象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我告诉你,我经常拣垃圾桶里的东西吃,你会相信吗?有些住户把吃剩的红烧肉倒进了垃圾桶,我就拣那些红烧肉吃。有些住户把没吃完的肉骨头扔掉了,我就拣出来吃,我就像狗那样啃那些肉骨头。夏天,垃圾桶里经常有馊了的西瓜,我就拣那些西瓜吃。我总是躲在离垃圾桶远一

点的一棵树或一垛墙后头,有人来倒垃圾,一离开垃圾桶,我就飞快地跑过去,拣能吃的东西。奇怪的是,尽管我吃了很多那么脏的东西,可是我从来没生过病,反倒是越活越壮实了。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爸爸有妈妈的孩子啊。说心里话,我更希望有个爸爸。要是我有个爸爸,我就不会被那些孩子打得鼻青脸肿的了。当那些孩子骑在我脑袋上,逼着我从他们的裤裆里钻过去时,要是我有个爸爸,他们就不敢了。要是我有个爸爸,也不会到垃圾桶里拣那些脏脏的东西吃了。可是我没有爸爸,这话我妈早就说过了。”邱师傅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他不想再说了,准备挂电话。我说你先别挂,我说我想知道爬行老人跟那个妖媚的女人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怎么又回来了。“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只想简单告诉你,老东西是在六十岁那年独自一人回来的,他衣衫褴褛,两手空空。老东西想回家来住,被我撵走了。老东西说,我是你爸爸,你不能撵我走。我说,你怎么会是我爸爸?我早就没有爸爸了。他还想赖着不走。我警告他,你再也不走,我就把你从那个码头上扔进河里去。谁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进同一条河流?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就是从那儿抛下我和妈妈,上了那个女人的船?我妈也是从那个码头上投河自尽的。老东西只好出去租房子住,可还是不断找我。他找我,别的不说,就说一句,我是你爸爸。我被他烦够了,我对他说,好吧,我退一步,我答应你死了我给你收尸。我不许他到你们那儿当模特,我说,你要是还去当模特,你死了我就不给你收尸了。他死活不听,那也就不要怪我不给他收尸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要去送水了。我每天必须送十车水,再说下去,今天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完不成任务,老板就会扣我工资。”邱师傅,我再说一遍,你快带你爸爸去医院治疗吧,这种病千万不能拖,再拖,你爸爸就会死的。“他这种人早就该死了,不过,他死了,我会给他收尸的。人不能做得太绝对,对不对?”邱师傅,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你爸和解吗?我没想到一个送水工说了一句极富文化含量的话:“和是需要内心的力量来支撑,可是我

没有,我所有的力量都拿来养家糊口了。”很快就放寒假了,爬行老人当模特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罗伯特的意思,等到明年开学再聘请他。我和静音决定到温暖的三亚去度寒假——海鲜、海水浴和热带水果,这三样东西强烈地诱惑着我们。临行前,我很纠结,要不要把那次检查的真相告诉爬行老人。我听从了静音的建议,暂时不告诉他,让他过一个平静的春节。爬行老人打电话来,他用当模特挣的钱买了一台苹果手机寄给了孙子,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孙子可以用手机上网了,也可以下载微信了,可是他的老人机不好上网,也不好下载微信,所以他还需要挣一笔钱,也给自己买一台智能手机,这样,他就可以和孙子在手机上聊天了。这实际上成了我和爬行老人道的最后一次话。到了三亚,我和静音整日沉浸在爱情王国里,这个王国太小了,小得只能容纳两个人,所以我们就把手机关了。我们俩不跟团,自由行,跑到哪儿算哪儿。除夕晚上,我和静音去烧烤城吃烧烤。吃完烧烤,静音说我们回房看春晚吧。我说,春晚有啥看头,还不如到海滩上去爬行吧。静音对爬行不感兴趣,说我陪你去吧。于是,我们来到沙滩上。沙滩辽阔,静谧无人,大海在远处微微喘息,有海鸟的啁啾从天边掠过。静音坐在沙滩上的一块圆石上,“你爬吧,我在手机上看春晚。”我就在大海的边缘爬行。柔软的沙滩留下我爬行的印迹,在星光下远远看上去,仿佛是远古人类的足迹。不知不觉间潮水涨上来了,是那种进二退一、进三退二的节奏,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节奏。我发现我是在浅浅的潮水里爬行。灿烂星光将我的面庞映在水中,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除夕的夜晚,我其实是想跟自己在一起,这是否源于我内心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爬行老人,在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他是怎么过的?蛰伏在他体内的病魔,又将会在什么时候吞噬他?我往回爬到静音跟前。静音看春晚看入迷了,手机屏幕上的荧光映照出娇媚的面容,她其实也是跟自己在一起。我听到手机里传出庸

俗浅薄的笑声,静音也以庸俗浅薄的笑声相应和。我对静音说,借你手机打个电话给爬行老人。静音不愿,她说我要看春晚,我要看春晚,你用你的手机打吧。我的手机丢在房间里了,我撒腿往酒店的方向跑。静音在后面喊,等等我!我头也不回地奔跑起来。我听到身后涨潮的声音越来越响,那也是我内心忧伤的潮水之声,这声音盖过了静音疯狂的叫喊。我一口气跑到酒店,用手机拨爬行老人的电话。出乎我意料的是,爬行老人的手机关机了。爬行老人曾多次提醒我,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他是在暗示我,想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都行。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静音睡着后,我又打爬行老人的电话。爬行老人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似乎成了偏执狂,每隔几分钟就打过去。这样折腾到夜深人静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和静音赖在床上,但是手机键盘把我们隔开了。静音在刷微信,我在向罗伯特等同事送上新年祝福。然后我又拨爬行老人的电话,向他拜年。可是他的手机还是关着。一种不祥之兆开始笼罩我。这时,我收到罗伯特的微信,莫名其妙的一句:请登录城市热线。罗伯特干吗要我登录城市热线呢?我刚进去,一则标题为《除夕夜发生交通事故》的社会新闻就跳了出来——昨晚,一市民与朋友在酒店聚餐后回家,途经长江路段时不慎碾压爬行老人。该市民迅速将爬行老人送至附近医院救治,虽经医生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回天乏力而离世。该市民系饮酒驾车,目前已被警方拘留。据该市民交代,其时他正沿长江路向南缓慢行驶,路上几无车辆行人,该市民因急于回家观看春晚,遂加速行驶。碾压爬行老人的位置,竟是马路中央黄色实线处。有目击者称,还在华灯初上之时,爬行老人就开始在马路中央的黄色实线处爬行。且能屡屡躲过交警锐利警觉的视线。令人费解的是,在除夕之夜、万家团圆之时,爬行老人为何要在马路上爬行。在最初之时,该市民以为碾压的是爬行动物,后下车察看,才知闯下大祸。(五)

养鸟记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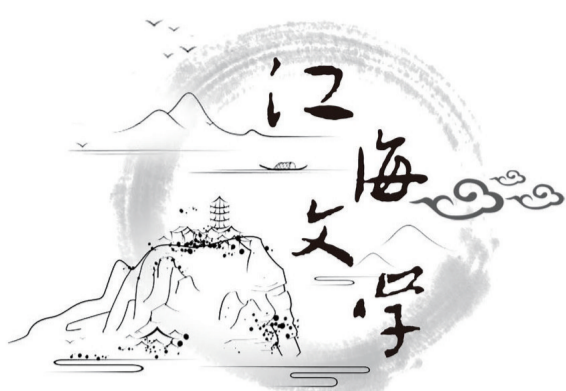
程 然

那只 在笼中跳来跳去的鸟儿,你给它喂干净的水,吃很贵的食,外加面包虫,每天给它刷底板上的粪便,时常给它洗个澡,但是你只要把笼门一开,它就会箭一般飞出去,再也不回。我看到挂在阳台上的那只画眉,经常会这样想。我算是一个资深养鸟者,所谓资深,一是养鸟的时间长,二是养的鸟品种多。小时候学会了一种捉鸟的方法,用四块砖头搭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上盖一块砖头,用东西撑起来,这个撑特别有讲究,一根短木棍,两小段芦柴片,把芦柴片的两头叠在一起,然后用水棍一头压住芦柴片,一头撑起砖头,五块砖状若一个张着嘴的怪兽,里面撒些米,鸟儿下去啄米时,触动了芦柴片,上面的砖头压下,鸟儿便被合在砖中。草丛里,树荫下,常

子庙买回一只画眉。从那以后养过各种各样的鸟。我把鸟儿分成三类,一类是观赏鸟儿,以毛色见长,如虎皮鹦鹉,开始觉得五彩斑斓,煞是好看,但是它只会发出“唧唧唧”单调的叫声,像个碎嘴婆子,天天听,就心生厌烦,不想再养。一类是学舌鸟,如八哥、鹩哥,毛乌黑,油亮,直接从手上啄食,天生和人亲近,把它当贵客,说了千万声的“你好”,终于有一天听它用沙哑的声音说“你好”,恨不得喜极而泣。有一天听到人家阳台上的鹩哥在背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羡慕不已,我养的鹩哥从来没有发过两个字以上的声音。一类是鸣叫鸟,中国的鸣叫鸟有四大类,我都养过。绣眼,体型短小,眼睛周围有一圈白色绒毛,让人想起戴眼镜的小孩,叫声“啾啾”,虽然婉转,不够大气。点颏,因为下颏有斑点而得名,分蓝点颏、红点颏两种,叫起来尾巴一翘一翘的,旁若无人,不知为什么一到冬天就死。百灵,样子像麻雀,叫声很响亮,而且“口子”(叫法)多,有十三种,鸡、鸭、猫、狗等,叫什么像什么,尤其是站在“山”(鸟笼中的

高高的木盘)上,开蓬(扇翅)大叫,赏心悦目,养百灵需在笼底铺一层细土,它喜欢在土中“洗澡”,常常弄得阳台肮脏不堪,只好把笼子放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总被俗称“柴夹子”的伯劳鸟觊觎,一不注意,百灵就被啄死,身首异处,如此两回而绝望。还是养画眉好。画眉分黛雏、老毛、原毛、齐毛,又分老新,老鸟是卖家养了一段时间已经“伏笼”的鸟,不撞笼,不乱跳,开口叫;新鸟则刚捉不久,乱跳,撞笼,甚至撞得头破血流。大多数养鸟的人喜欢养新鸟,由新而老的过程叫做“盘”,把一只画眉从不怎么叫到打开笼衣大叫,且叫声婉转悠扬,是很有成就感的。但其中之艰辛,一言难尽。先说挑鸟,有的说头壳薄的好,有的说胸脯宽的好,还有的说嘴尖的好,其实就是撞大运,就像砸彩蛋,以为八号是个吉利数,一砸,什么都没有,有的鸟其貌不扬,却可能叫得很好。买鸟的同时要配上一套家伙什,得有一个鸟笼,讲究的鸟笼是红木或杨木的,一般则是竹子的,笼分方圆两种,新鸟用方笼,方笼空间小,可以别画眉的性

子。鸟笼上要罩笼衣,这是养画眉与其他鸟的最大区别,画眉鸟特别是新鸟非常怕人,若无笼衣四面罩住,就在笼中乱窜。而要让画眉鸟“伏笼”,关键的就是遛鸟。判断一个人对画眉感情的深与浅,只有一个标准,即遛鸟的功夫,除了极为特殊的天气,不分寒暑,无论节假日,都去遛鸟者,必是真正养画眉的人。有的人说,为画眉从来不出去旅游,还有人说,服侍画眉的功夫超过服侍他爸。如果看到一片树林里挂满了鸟笼,那就是鸟友遛鸟的地方,新鸟挂在低枝上,开一笼笼衣,远离老鸟,否则会被老鸟“压口”而不敢发声。如此,一年,两年,三年,有一天,笼衣大开,一只站在杠棒上婉转大叫的画眉养成了,那是让所有养画眉的人无不心驰神往的一刻。但是且慢,画眉鸟野性难驯,即使养熟了,还可能“返生”,再一次在笼中乱跳、撞头,像一只新鸟,让你前功尽弃。我一度非常迷恋“返生”两个字,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我养了这么多年的画眉,有一只叫得好的,死了,还有一只叫得好的,逃了,手头又有一只新鸟,慢慢“盘”吧。



江海新韵



如果有一条路

(组诗)

冯新民

在一条没有路的路上走着
被玻璃划过的风
吹过石子

有黄昏醒着
醒着一丝一缕的感觉
被阳光抚摸

感觉中的流水
没有声响

那时候
不管是昨天的风
还是今天的风
都在一块石头一条溪流上
吹着

森林展开在手掌之上
为一片陌生的土地
一棵树一片树
正在校对雨水的纹路

今天,写给一个人
没有朝代没有语言
只有一本书
把文字散落在水上

声音淹没在雨水之中
对岸
是黄昏的黎明

一棵草一棵树
都在一条河的岸上

和一个人在一起
把酒青莲笑渊明
让弃疾岂不快哉

阳光和月光在水下的影子
被鱼狙击
鱼鳞上的波浪
为一把斧子寻找另一个影子

诗词在历史的边缘
入侵唐宋
可以听见的声音
都在刀剑之中

那个人是一本书
打开的空白散落在天空
一行字
没有朝代没有语言

一个在桃花潭一个在东篱
还有一个在沙场
指点东南

我只听见
一个人在阳光和月光下的
自言自语

亭子间

樱花和荷花
在一个空间里
次第开放
留下暗香盈袖

挂在风中的一幅画
和一个人在一起
至今没有落款

亭子的位置
在一首宋词之间
填写平仄
山水簇拥了前唐后元
让舟上的篙子
划动了晓风残月

如果有一个晚上
萝卜和青菜被封在墙上
解封的符号
被一个人祈祷

夜鸟是一只不速之客
乘风而来
飞过亭子的那刻
看见了酝酿中的
风花雪月

不在土地之上
不在土地之下
风吹过的雨在风雨之下

弹开的水袖
一步步出没于阶梯
门外的灯笼
正在走进易安的梦
没有樱花
只有荷花

没有写字的人
没有画画的人

那个远去的朝代
字画是冷落人间
被装裱的字画
过了风雨

我喜欢草原
我喜欢草原上的一棵草
我喜欢一棵草的草原

这个晚上
萝卜和青菜被封在墙上
等待风雨后的字画
祈祷一个人

你想看见的天空
在草上
我喜欢我没有走过的地方
一匹马负载了旧时的燕子
也在草上

断章之桥
你来过或者没有来过
都不在桥上

那是一片草原
无风无语

桥的语言是水
是北方或者南方的水

如果在一棵草上走过
你看见的地方
草原还没有发芽

测量水温的人
离开了桥

我在天地外看你(题)
天地是一道屏障
非花非草

那座桥的跨度
从南方到北方在一足之间

手掌上
你开垦的江南江北
正在桃花源记

桥上 是桥
看日出看日落

种风种雨的人
远离了三千年的笔墨
为一棵树
走了东篱

你无意中看见的窗子
已经落满了灰尘

看不见的你
非花非草
不说那是天地的屏障

昨天的风和今天的风
吹过一块石头一条溪流

石头和溪流

在昨天的风里醒来
又在今天的风里睡去

看过的地方